

守岁烛

蔚蓝静穆的空中，高高地飘着一两个稳定不动的风筝，从不知道远近的地方，时时传过几声响亮的爆竹，——在夜晚，它的回音是越发地撩人了。

岁是暮了。

今年侥幸没有他乡做客，也不曾颠沛在那迢遥的异邦，身子就在自己的家里；但这个陋小低晦的四围，没有一点生气，也没有一点温情，只有像垂死般地宁静，冰雪般地寒冷。一种寥寂与没落的悲哀，于是更深地把我笼罩了，我永日沉默在冥想的世界里。

因为想着逃脱这种氛围，有时我便独自到街头徜徉去，可是那些如梭的车马，鱼贯的人群，也同样不能给我一点兴奋或慰藉，他们映在我眼睑

的不过是一幅熙熙攘攘的世相，活动的，滑稽的，杂乱的写真，看罢了所谓年景归来，心中越是惆怅地没有一点皈依了。

啊！What is a home without mother？

我又陡然地记忆起这句话了——它是一个歌谱的名字，可惜我不能唱它。

在那五年前的除夕的晚上，母亲还能斗胜了她的疾病，精神很焕发地和我们在一起聚餐，然而我不知怎么那样地不会凑趣，我反郁郁地沉着脸，仿佛感到一种不幸的预兆似的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母亲很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怎么，我是好好的。”

我虽然这样回答着，可是那两股辛酸的眼泪，早禁不住就要流出来了。我急忙转过脸，或低下头，为避免母亲的视线。

“少年人总要放快活些，我像你这般大的年纪，还一天玩到晚，什么心思都没有呢。”

母亲已经把我看破了。

我没有言语。父亲默默地呷着酒；弟弟尽独自挟他所喜欢吃的东西。

自己因为早熟一点的原故，不经意地便养成

了一种易感的性格。每当人家欢喜的时刻，自己偏偏感到哀愁；每当人家热闹的时刻，自己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。究竟为什么呢？我是回答不出来的……

——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这句话的黑影，好像正在投满了我的窄隘的心胸。

饭后过了不久，母亲便拿出两个红纸包儿出来，一个给弟弟，一个给我，给弟弟的一个，立刻便被他拿走了，给我的一个，却还在母亲的手里握着。

红纸包里裹着压岁钱，这是我们每年所最盼切而且数目最多的一笔收入，但这次我是没有一点兴致接受它的。

“妈，我不要罢，平时不是一样地要么？再说我已经渐渐长大了。”

“唉，孩子，在父母面前，八十岁也算不上大的。”

“妈妈自己尽辛苦节俭，那里有什么富余的呢。”我知道母亲每次都暗暗添些钱给我，所以我更不愿意接受了。

“这是我心愿给你们用的……”母亲还没说

完，这时父亲忽然在隔壁带着笑声地嚷了：

“不要给大的了，他又不是小孩子。”

“别睬他，快拿起来吧。”母亲也抢着说，好像哄着一个婴孩，惟恐他受了惊吓似的……

佛前的香气，蕴满了全室，烛光是煌煌的。那慈祥，和平，闲静的烟纹，在黄金色的光幅中缭绕着，起伏着，仿佛要把人催得微醉了，定一下神，又似乎自己乍从梦里醒觉过来一样。

母亲回到房里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睡了；但她并不立时卧下休息，她尽沉思般地坐在床头，这时我心里真凄凉起来了，于是我也走进了房里。

房里没有灯，靠着南窗底下，烧着一对明晃晃的蜡烛。

“妈今天累了罢？”我想赶去这种沉寂的空气，并且打算伴着母亲谈些家常。我是深深知道我刚才那种态度太不对了。

“不——”她望了我一会又问，“你怎么今天这样不喜欢呢？”

我完全追悔了，所以我也很坦白地回答母亲：

“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逢到年节，心里总感觉

着难受似的。”

“年轻的人，不该这样的，又不像我们老了，越过越淡。”

——是的，越过越淡，在我心里，也这样重复地念了一遍。

“房里也点蜡烛作什么？”我走到烛前，剪着烛花问。

“你忘记了么？这是守岁烛，每年除夕都要点的。”

那一对美丽的蜡烛，它们真好像穿着红袍的新人。上面还题着金字：寿比南山……

“太高了一点吧？”

“你知道守岁守岁，要从今晚一直点到天明呢。最好是一同熄——所谓同始同终——如果有剩下的便留到清明晚间照百虫，这烛是一照影无踪的……”

在烛光底下，我们不知坐了多久；我们究竟把我们的残余的，惟有的一岁守住了没有呢，那怕是蜡烛再高一点，除夕更长一些？

外面的爆竹，还是密一阵疏一阵地响着，只有

这一对守岁烛是默默无语，它的火焰在不定的摇曳，泪是不止的垂滴，自始至终，自己燃烧着自己。

明年，母亲便去世了，过了一个阴森森的除夕。

第二年，第三年，我都不在家里……是去年的除夕罢，在父亲的房里，又燃起了“一对”明晃晃的守岁烛了。

——母骨寒了没有呢？我只有自己问着自己。

又届除夕了，环顾这陋小，低晦，没有一点生气与温情的四围——比去年更破落了的家庭，唉，我除了凭吊那些黄金的过往以外，那里还有一点希望与期待呢？

岁虽暮，阳春不久就会到来……

心暮了，生命的火焰，将在长夜里永久逝去了！

一九三〇，六月改作。

（选自《晞露集》）

野村君

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，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
东京市在不息地驶转 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
闪，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——有态度安闲的
会社员，有美丽怀春的女郎，有年轻佻达的学生

早晨，晚间，她来回地渡着我，两年的光阴，并
没有一点残留的痕迹了。现在印在脑中的只有几
个驿站的名字：目黑，五反田，大崎，品川……

我初到东京的时候，正是地震后从事复兴的
时代，一切虽然都很零乱，但从那些断壁残垣，劫
后的余灰中看去，知道从前的事业就是非常可观
的，现在又去努力草创，复兴，则将来更伟大的成
就，已经使人预感到了。

夏天秋天冬天都过去了，在第二年的深

春——樱花已经片片离枝了的时节，我在 K 大学开始入学了。

东京的地方，对我是极生疏的，所以每次出来，都要牢牢记住驿站的名字，次数……等等。从我的住所去学校的一段路上，换一次车我是知道的，至于上了高架电车以后的站数，站名，我不得不用心记它了：目黑过去是五反田；五反田过去是大崎……学校是在品川其次的一站，叫田町。

K 大学耸建在一座小山上面，无论从前面或后面，都要拾阶而上。迎大门的是一所庞大的图书馆，虽然在地震的时候被震掉一个角楼，但仍不能失去她那种庄严的气象……

自然，我入学的第一天，什么对于我都是新奇的。因为种种的刺戟与内心的空漠，我差不多像一个神经完全迟钝的人了。

我初进课堂的时刻，这在我脑中是一个永远不能泯灭的印象，无数的视线，都集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自然，他们对于我也是同样感觉着新奇的罢？

教室里的座位，后边都满了，恰好，在前边第二排，空着两个位子，我于是便把我的书籍放在

那里了，除了后边，周围是没有人的，我的心里才渐渐安定了下去。

上课铃响了，一个来得最迟的，面色黝黑，目光很忠厚的学生，便坐在我旁边那个空的位子上。

下了第一班，我们开始谈话了，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他怎么念法，他也给了我一张小小的名刺——

野村兼市

从那天以后，我们便相识了，在班上他和我一样，除了对方以外，没有另外的朋友。我曾听说东京人是傲慢的，狡猾的，欺生的……野村君是广岛人，他大约也同样厌避那些东京人罢？我时常觉得他受旁的同学白眼和冷淡——不知是否因为他 是外县人，抑或因为他同“支那人”——我的关系而被他们摒出范围以外了。然而我们的友谊，一天比一天地深固——今天问早安的时候，就比昨天问早安的时候态度亲昵；心房更加跳动了。

因为我的日语程度很浅，又加彼此的性格都好沉默，所以我们每天畅谈阔论自不可能，就是在极度要表示自己情感的时候，也很少吐露出几

句完整的语句来。

是的，我们是一对无言的朋友，我们脸上的表情，或者已经超过了需要以外也未可知罢？

在严厉装腔作态的石井英文先生班上，他是低着头静静地听讲，在松懈，像小孩子似的六笠德文先生班上，他是低着头静静地听讲……他永没有像过那一些淘气玩皮的同学，在英文班上可怜得如同淋过水的小鸡；在德文班上就仿佛充分自信着造反也无人过问似的。

有一次，六笠先生尽讲他的书，而后边却开起雪战了，有的淘气胆大的学生，故意把雪球向先生眼镜上掷，而先生却转过头去笑笑。在他们雪战正酣的时候，野村君把头低得更低一些了；这恐怕是防备“流弹”中伤罢？……

还有一次，上课铃都打过很久了，而全班的学生都拥在楼窗处向下看，谁也不回他的座位。六笠先生上了讲坛，他们依然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那时野村君正在我的旁边，我问他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真是无聊。”他微笑着回答。

“先生来看，先生来看。”有人叫着。

那些围着楼窗不归座位的学生，也无非是要先生来看，并且想耽阁一些讲书的时间罢了。

六笠先生果然是个孩子，他也伸头向楼下看了。

——哈……

全班哄堂了，六笠先生不好意思地正一正眼镜，从耳根处已经涌出一股害羞的红潮了。

在楼下，大约有两条狗交着尾。

全班继续沸腾着，好像要问出先生德文里这是什么字才甘心似的。

上石井先生的英文，大家都是受着拘束而感到头痛，所以每当他迟到十分钟以后，有人振臂一呼：

“溜呀！”

全体便一齐跑了。最初的几回，我和野村君都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这是最干犯众怒的，所以结果我们也不敢作“害”群之马了。

有几回教室里还有不曾溜尽或溜得稍晚的学生，正好遇见石井先生挟着点名册子来了，他一声不作，也不问尽有一个或两个的学生，揭开点

名册子便点起名来，这时，那些已经溜到别处，还在看风头的学生，却很可怜，不得已地又要一个一个垂着头向回走了，而结果，反要到石井先生的面前要求把缺席的记号改成迟到的记号了。

究竟谁是迟到的呢？反弄巧成拙了……

天天上课，天天总有戏看的，不过他们花样再翻奇些，对我也总是无聊而生厌的；只有那一个无言的朋友野村君，他好像是我慰藉的泉源，精神上无比的食粮。所以我每天到 K 大学去上课，听讲和野村君会面，似乎是两件并重的目的了。有时在合班教授的大讲堂里，如果逢到不能坐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真是一件最大最不高兴的事情了；有时他上班较迟，在那好几百人的大讲堂里来回巡逻着，我知道他是在要寻着我。

确实地，野村君对我是非常地忠诚，恳挚……我得之于他的扶助与恩惠，真是一个不能计量的深与阔。但谁会相信呢？一对国籍不同，语言少接的人，也能在他们中间连上一条牢固难断的链索？

有一次，一件不幸的事降给野村君了，但那件

不幸的事，仿佛同时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魔力，它能给野村君以较深的刺戟，给我一些迷信的启示。

我清清楚楚记得的，有一天我到学校特别早，而那一天却是野村君缺席的头一遭，我揣测，我不安，我几乎感到我今天来上课是没有意义的了！

上午放学的时候，听人说今天早晨学校附近芝町的地方，遭了一次大火，三四十家住户和商店，完全变成灰烬了。

这立刻使我联想到野村君的身上了，然而我立刻就否定了它，理由是没有的，假定我也不愿意去预设，我心里惟一的呆想是：这种不幸的事故，决不会临到一个良善人的身上去。

第二天，野村君仍然没有到学校去，第三天的早晨，事实才完全证明了。当我第一瞥见到野村君的时候，我的周身几乎都要摇撼起来了！因为脑中深深地存着火的印象，所以我看野村君的面庞，好像比寻常更显得焦黑了似的；甚至于他的头发，眉毛，睫毛……在我眼里都仿佛是烧秃过后，只剩着短黄的根挺一般了。

全班的同学，没有一个来慰问他的，他们都共同表示着一种讽人的微笑罢了。

他依旧地一直找到在我旁边的座位。

“啊！你……”

“烧了！什么都烧完了！”

.....

他身上穿着一件新从估衣店里买来的制服；皮鞋没有了，只拖着一双草履；书，笔，就连一张纸片，也都完全没有了。

我记得他有一次曾在黑板上有意无意地写过——

“生下来便是什么都没有的。”

这并不是什么意味深长的话，也不能说它是今日的讖语。那些生下来便富有的人们，天地不知道被他们怎样解释呢。

就是在学校最简易的食堂里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的野村君，对于这次灾难，是怎样地给他一个重大的打击啊！

我所能够帮助于他的，都尽量地帮助他了。那最有趣而又使我想到了所谓“现世现报”的俗语，仿佛在我们之间，“灵验”了。

他每星期都借给我抄录的历史笔记，谁也料想不到他又会借了我的去转抄一次的；这是最适宜不过了：因为没有另外一个朋友可以借给他笔记，并且，这笔记又是他亲自抄下来的。

过了不到十天，我的历史笔记又还给我了；可是那上边已经经过他一次细详地修改——字写错了的更正过来，中间丢落的填补进去……

以后，这册笔记，便成了我最宝贵最心爱的东西……

第二年的初夏，我便因为种种原故不能升学了，在我还是犹豫难决的当儿，野村君的问候书翰早已到了。那信是用英文写的——大约他知道我所能够了解的英文总要比日文多些似的。

信里大意说 K 大学确是一个贵族学校，于我们总是格格不入的，他已经预备另转其他官立的大学了，最后问我因病是不是就要回国去……

我写了一封回信去，可是永也没有再得这位无言的朋友的音息了！

他是转学了么？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……

不久，我便匆匆地回国了，野村君的消息，更

没有方法探询了。最可追悔的是我再度去东京的时候，竟没有亲自到 K 大学去寻个水落石出。

除了记住几个耳熟的驿站名字，一切对我都生疏了，每当高架电车在田町驿内停留的时刻，我便禁不住地探首翘望那耸立山头的 K 大学的楼顶……我是在关心那图书馆的角楼已经修缮好了么？我是在关心那装腔作态的英文先生，抑或是那松懈的六笠先生呢？不，不，都不是的，我所怀想的那个无言之友，我今生还能不能再默默地和他坐在一起了？

第二次从东京回来，又已经一年多，我知道现在在山手线的高架电车，已经是围着新的，复兴后的大都市驶转了，但这是不会变的，它依旧很匆忙地从这一站到那一站；车里拥挤着男和女，隐藏着美与丑，香和臭……

即或有可能的时候，随着车子转罢，你可以看见皇城，可以看见海滨，可以看见无数无数的烟突和旗亭……但野村君的黝黑的面影，真不知到那里才能寻得着呢。

一九三〇 六月作

（选自《晞露集》）

楸之寮

在东京的近郊，属武藏野的境地，有一个电车站驿叫大冈山，恰恰在山坡处建着一所玲珑的小楼，那便是我住了五个多月的楸之寮。楼的东边，尽是一片参天的楸树，推开南窗，便可以看见那些长绿的枝叶，密密遮着半个青天；树干都直立着没有一点怠意。小楼好像完全要依赖他们的屏护，楸之寮的名字，大约就是这样得来的吧？

但，我爱这里并不是因为这些楸树，我所爱的是西窗外的一片景色；那峰影，那对面山冈上的疏松，那稀稀透出树隙处的几片红色炼瓦；还有，那高渺渺的碧空，那轻飘飘的游云，那悠闲的飞鸟，那荷锄的农人……没有一样不是画材，也没有一棵是可以缺少的！假如你已经把窗外当作了一幅整个的图画的时候。

尤其是，清晨，落日，或逢到阴天的时候，窗外